



戏外寻梦

周吉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艺海拾遗丛书

寻戏外
梦

责任编辑 李鸣春
封面设计 李戈人

ISBN 7-104-02304-6



9 787104 023043 >

ISBN 7-104-02304-6/J·906

全套定价300.00元 本册定价30.00元



戏外寻梦

周育德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（此处有模糊文字，可能是出版社名称或地址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戏外寻梦/周育德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6. 6

(艺海畅游丛书)

ISBN 7-104-02304-6

I. 戏… II. 周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5977 号

艺海畅游丛书——

戏外寻梦

策 划: 李鸣春

责任编辑: 李鸣春

美术编辑: 戈 人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89

电 话: 58930242 (发行部)

传 真: 58930242 (发行部)

电子信箱: fxb@xj.sina.net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香河鑫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 150

字 数: 300 千

版 次: 2006 年 6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104-02304-6/J·906

定 价: 300 元 (全十册) 本册定价: 3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周育德，汉族。1938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城。196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。198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。多年来从事戏曲历史及理论的研究与教学。担任过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戏曲学院院长、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、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。出版过《中国戏曲文化》、《汤显祖论稿》、《昆曲与明清社会》等大大小小十来本书。发表过《中国戏剧的宗教基因》、《胡同口的遐想》等长长短短百十篇文章。获得过文化部和艺术研究院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。

自序

这本小书收集的是我多年来写的一些散文随笔。似乎应该为这本小书的名字先说上几句。
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是自古以来作为完备的文化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。这些年，我读书不多，与“万卷”相差很远。走的路却不少，足可以“万里”计了。我能走万里路，大多和从事戏曲活动有关。如果不是参加戏曲考察与学术研究，如果不是参加《中国戏曲志》和《中国戏曲音乐集成》的编纂工程，如果不是率戏曲剧团出访，我是没有条件行万里路的。所以，小书里写的南北东西所见所闻的人和事，多少都和戏曲活动有些关系，不过又都是戏曲以外的事物。这就是“戏外”的意思。

苏东坡喟叹“人生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”，说得倒也是实情。人生如梦，梦境总是很生动的，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。有许多梦境转瞬即逝，一睁眼什么也记不住了。有的梦却像是粘在脑子里，挥之不去。假若是噩梦，说起来都心里发怵。假若是美梦，人们往往想重温它一番。《牡丹亭》里的杜丽娘小姐春游花园，归来做了一梦，梦中见到一位书生“绸缪顾盼，如遇平生”，那情景美极了。她

“寻思辗转，竟夜无眠”。为了重温旧梦，第二天就“悄向花园寻看”。只见残红遍地，春色撩人，寻来寻去，昨日的梦境却都不见了，只得怅然而归，于是昆曲舞台上就有了一出千古绝唱《寻梦》。我的小说说的是一些自己没办法忘记和不愿意忘记的见闻，所以也叫它“寻梦”。

这世界变化得真快。当年觉得很新鲜的事物，不久就成了历史。脑子里曾经留下的十分鲜活的印象，再去寻找时却已面目全非。因此，一些老照片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历史价值。比如，我在这本小书里如实地记述了20世纪80年代在拉萨的见闻，可是二十年来拉萨发生了巨变。今天你去拉萨绝对用不着为一张飞机票苦等好几天，更不必为此去“开后门”了。青藏铁路已修到拉萨，明年通车后，从北京坐火车到拉萨只需四十八个小时！从电视上看，布达拉宫山下的那座小村子已经拆除，在旁边另建了一座新村，变成了清一色的两层藏式小楼。八廓街上那些小铺子都变成了高楼大厦，一座又一座的旅游饭店，接待来自五大洲的各种肤色的游客。打开西藏卫星电视你可以观听全世界的新闻，再也不用看转播的十天前的中央台新闻联播了。我如实地记述了二十年前云南的思茅和西双版纳，如今你再到那里去看看，肯定寻不到我描述的当日的情景了。二十年前思茅发生过地震，震后重建的思茅市区比先前更大更美，不再仅有一条新大街，还有了许多新大街，而且有了环城路。我如实地记述了二十年前福州的情景，你今天去福州瞧瞧，绝对找不到那种“平行四边形”的楼房了。福州街头再也没有偷偷摸摸卖走私电子手表的小贩

了。这就是历史。这些小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老照片的价值，所以我没舍得扔掉它们，还曾想给这本小书取名《老照片集》。

有的仁兄思想深邃，情感沸腾，人家只要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就能写出哲理深刻、文采斐然的妙文。不才我见解平平，眼光有限，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不会太讨彩头。有时浮光掠影，走马观花，得到的一些印象更不会深刻。好在实话实说也算一种风格，哪怕肤浅一点。我一向喜欢读朴素平实的文章，不太爱看那种端架子皱眉头故作深沉教训人的东西，也不喜欢扭捏作态涂脂抹粉的大小制作，因此，看电视最喜欢看 CCTV-10。你如果有兴趣翻阅一下这本小书，就权当翻看一本退了色的黑白版的老照片吧！

读一读这本《戏外寻梦》，你等于听一个和戏曲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头儿絮叨“想当初……”，也不知你看到第几页才把它扔掉。

2005年12月

写于北京宣南陶然亭西半步桥

目 录

自序·····	(1)
叩门·····	(1)
江南才子·····	(6)
昆曲不老松——倪传钺·····	(13)
香积寺·····	(17)
文殊院·····	(24)
醒来吧，徐老师·····	(31)
遂昌印象·····	(40)
戏乡访古·····	(55)
衢州纪闻·····	(72)
山阴道上·····	(78)
拉萨十日·····	(102)
版纳掠影·····	(120)
八闽杂忆·····	(140)
蓉城祠说·····	(161)
龙虎山·····	(173)

婺江八题·····	(182)
柳宗元和柳州·····	(200)
雾重庆·····	(207)
榕湖之梦·····	(217)
张家界的“!”·····	(227)
天池，天池·····	(238)
台湾散记·····	(252)
再访台湾·····	(279)
三访台湾·····	(306)
扶桑纪程·····	(312)
《大敦煌》之旅·····	(337)
狮城一瞥·····	(352)
法兰西梦忆·····	(359)
七山之都·····	(392)
墨尔本——悉尼·····	(409)

叩 门

1981年5月间，我趁南下考察之便，想拜访两位昆曲名家，一位是苏州顾笃璜，一位是上海赵景深。在南京朝天宫江苏省昆剧院，幸遇昆曲“传”字辈耆宿倪传钺老先生。倪先生告诉我，要进顾、赵二家，必须用特别的叫门方法。我遵照倪师的指点，如法行来，果然奏效。

顾笃璜先生家住苏州朱家园30号，这是一处典型的江南老宅院。院子不小，白色的院墙上有两个门。前门临街，门虽设而常关，此门拍破恐怕也不会有人开，因为顾先生的住室离此很远。还有一个后门开在小巷深处，这才是主人日常出入的门径。门上的油漆早已剥落，门角的铁包皮也已生锈，一双巨大的铁门环含在龋龋中，显示着宅院的古老和昔日的威严。

我轻敲两记门环，无人应声。于是，如倪先生所示，使用起“野蛮”叩门法，拼命地敲打起门环来。天色已晚，空巷寂寂。我担心这惊心动魄地砸门声，会招来邻舍的抗议。不料一阵敲打过后，门里传出了主人的脚步声。门开处，一位五十多岁的先生向我这不速之客投来一丝怀疑的眼神。我和顾先生素未谋面，但我相信这就是我要拜访的昆曲名家，赶忙作自我介绍，并解释是倪先生教我这种无礼的叩门法。开门者果然是顾笃璜先生。他非但不责备我的无礼，反而表示欢迎。大概凡是知道用这种方法敲打顾家后门的，大体上都是苏州昆曲圈儿内的人。

顾先生引我穿过一条灯光昏暗的走廊，在客厅里坐下，客厅里的灯光也很暗。顾师母身体不爽，稍作寒暄就进屋休息了，留下顾先生和我长谈。我说明这次造访的目的是了解当年宁波昆曲的情况。提起这一话题，顾先生无限感慨，深情地回忆起昔日的情景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，顾笃璜先生担任苏州市文化局长。为了挽救垂危的昆曲艺术，顾先生把当时流落在浙江宁波一带的一批昆曲老艺人请到苏州。安置他们的生活，并组织专门人员给他们录音记谱、记录剧目。为了保存这一支特色独具的昆曲的资料，还专门出版了一本研究文集。

说起宁波昆曲，顾先生特别赞赏其小锣的打法，说那种打法才真正是昆曲式的。绝对不像现在的昆曲演出，把小锣全变成了京剧式的。随着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到来，顾笃璜先生被打成了“反革命”。那几位仅存的宁波昆曲老艺人，也和“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”一起，被扫进了“历史垃圾堆”，相继离开了人世，当时的一些录音资料等也全部散失，他们的艺术也就永远无法复活了。顾先生悲痛地叹道：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现在以至今后，再也听不到真正的昆曲小锣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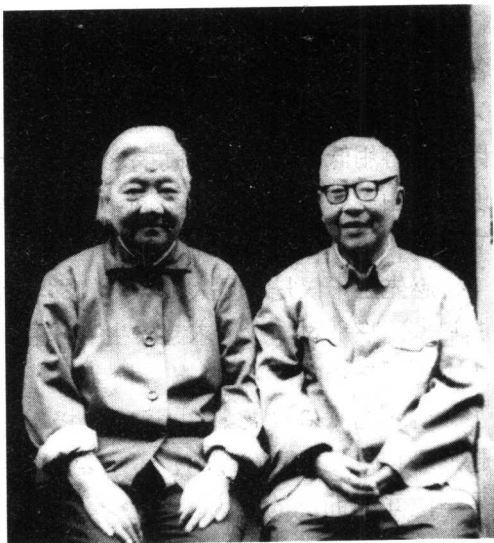
论及传统的昆班与京班的长短，顾先生认为昆班有一个好传统，就是昆班里无论多么了不起的演员，在台上有时都要兼扮杂行角色，这一点比京班好。20世纪初京剧界开始的“角儿制”，为“角儿”写戏，围着“角儿”转，总是有不少局限。

谈到昆曲的现状，顾先生感到深深的忧虑，但他雄心勃勃地表示要为昆曲做一些实事。

夜已深，顾先生谈兴正浓，里屋传出师母的咳嗽声，我知道该告辞了。

离开苏州到上海，6月1日上午拜访赵景深先生。赵先生家住淮海路四明里6号，地处市中心，但是闹中取静，弄堂与大街之间隔着一排大楼，并无车马喧闹。弄堂内一色的红砖楼房，排列得很

整齐。楼间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偶见几处院落有夹竹桃探出墙外。赵先生住在第一排的一幢三层楼上。我按照倪先生的指点，未叩前门而寻到后门，轻叩两记，三楼的一扇窗户就敞开了。赵先生探出头，稍作审视，便教女佣从窗口放下一条长长的绳子，绳子头上系着一把钥匙。我自己动手



开门，把门关好，径直登楼入室。这种方式说明当年上海治安状况之良好，赵先生并不担心歹人趁机入宅，也说明知道径敲后门的人，大概也都是曲界或学界的熟人。

赵先生十分好客。每到周末，赵家照例有曲会。曲友们有的来自复旦大学，有的来自上海的其他角落，甚至有的来自外地。曲会之日，曲友们或弹丝品竹，或击节高歌，雅人雅兴，为四明里平添一种雅趣。清末以来，上海曾有过为数众多的曲社，那是昆曲爱好者们实现自己的兴趣，展现自己的才能的自发组织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偌大的上海市只剩下赵景深先生为首的这一个曲社，还在继承着这个美好的传统。这个曲社为昆曲艺术培养了不少的知音和研究家。

我和赵先生可说是一见如故。赵先生听说我这后生晚辈要和他讨论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，非常高兴。赵先生年高八旬，耳聪目明，谈学问滔滔不绝，对新知识也非常有兴趣。我说近来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读明人臧晋叔改本《玉茗堂传奇》，见其《紫钗记》之

《议钗》眉批云：“【赚】与【不是路】本两调，而昆山、海盐点板各得其一。”说明同一曲调因两腔点板不同而可以成为两个牌子。又《牡丹亭》之《写真》一出【尾声】眉批云：“凡唱尾声末句，昆人向喜用低调，独海盐高揭之。如此尾，尤不可不用昆山调也。”说明昆山、海盐两腔唱法不同，曲牌词格并无区别。赵先生听罢，立刻在本子上记下来。

赵先生不仅是复旦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，而且是江南著名的昆曲唱家。临别时，我请求赵先生唱一曲，赵先生兴致很好，翻开案头上的《与众曲谱》，找出《长生殿》一剧《小宴》的工尺谱，唱了一支北曲【石榴花】，曲子唱得极妙，只是苦于没有笛子伴奏。赵师母和赵公子闻声而出，表示要一起唱曲。赵师母也年高八十，是一位闻曲而动的老人，兴之所至，唱了一段《惊梦》的【步步娇】。

几年过去了，再过上海时，赵景深先生已经去世。淮海路变化很大，那嵌着“四明里”三个字的弄堂拱门已淹没在耀眼的广告和霓虹灯的海洋里。我已无心再去寻找这个拱门。即使寻到四明里，也无心再去叩赵家的后门了，因为三层楼上那个窗口再也不会放下那条长长的绳子。即使还有一条绳子溜下来，窗口出现的也不会是赵先生那红润而慈祥的面孔了。

顾笃璜先生也有几年没见面了。听说1984年顾先生把朱家园的老宅卖了，所得两万元悉数捐献给苏州昆剧团。顾先生又和江苏省昆剧院的徐坤荣先生共同倡导，在苏州大学中文系兴办了一个昆曲专业班，招收了二十名本科生。目的是使这班学子一方面接受全面的中国文学修养，一方面学习昆曲的表演。选材时生、旦、净、丑、外、末、贴各行当全面配套，以期待他们毕业之后能为昆曲艺术输入一脉新鲜血液。这都是顾先生尽心竭力为昆曲事业所作的好事。不过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意。苏州大学那二十名学生毕业时，一下子都跳进了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。戏曲市场不景气，昆曲

市场也景况萧瑟。昆曲班毕业的大学生都改了行，有的下海经商，有的进了新闻界，或者干了其他行业。顾先生本人为了想替昆曲事业筹集资金而下了海。

1994年清明，我到苏州参加纪念吴梅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。徐坤荣先生领我去北寺塔拜访顾笃璜先生。北寺塔是苏州著名的旅游景点。巨大的寺院里，有一座大殿，顾先生把它承租下来，办了一个“知音轩戏曲茶座”，后花园四面厅还有一个供应苏州家宴名菜的小餐厅。大殿里摆开二十张四仙桌，大殿的一端搭起一座略高于平地的舞台，这是完全按传统高升台仿制的可以拆卸的组装式戏台。游客至此，一边品尝苏州“碧螺春”和风味茶点，一边可以欣赏昆曲和评弹。餐馆的服务人员一律中式裤袄或长衫，还有一位真正的老年茶博士用旧式水吊在那里冲茶。服务温文尔雅，绝无俗气。餐饮与演出由原苏州京剧团团长邵茂康先生主持其事。顾先生比十年前胖了一些，精神颇佳。问起下海的事，顾先生摇摇头：“客串客串，不成气候。”

我衷心祝愿顾先生的事业兴旺发达。或许顾先生能用他的聪明和毅力，同时打开饮食文化和戏曲文化的两扇大门？

1998年1月

江南才子

杏花。春雨。江南。

江南给我留下了梦一般美妙的记忆。

有人曾夸耀江南有“千山千水千才子”，这话倒也不假，就看你给才子下何种样的定义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凡是才子至少有这样的几个特点：他们的相貌未必漂亮，但有一个聪明的脑袋；读的书未必能装满五车，但确实读过很多书，重要的是他们把书读得活；他们的知识可能得自万卷书，也可能得自万里路；他们的游兴好，都喜欢出外溜达；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看问题常常独出心裁，时常发表一些令人吃惊的见解。当然，才子都有艺术天分，会作文，会吟诗，会唱曲，有的还会画上几笔，甚至画得很好。他们未必是正人君子，但人人个性鲜明，行为独特，不同流俗。有时大言不惭，但说的往往是实话。这样的人物不可多见。古代的唐伯虎、徐文长等辈，早已物化，已无缘拜会。当今的江南，倒有几位仁兄可以戴上一顶“才子”的帽子。

胡 忌

胡忌够聪明的。二十几岁就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戏曲史论著《宋金杂剧考》。书中引用的文献非常丰富，见解很独特。我费了九牛

二虎之力，才马马虎虎读了个似懂非懂。无论怎么说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作出这样一部大书，非常地不简单。

我很想有机会拜访胡忌，请教一些学问。机会终于来了。1981年5月，为完成学位论文，我到南方作学术考察。在南京朝天宫江苏昆剧团的办公室里，见到了神交已久的胡忌先生。胡先生五十来岁，中等身材。如果看他鼻子以上，绝对是无可挑剔的。大大的一双眼睛，浓浓的一对眉毛，又黑又硬的一头密发。一切都似乎是精心设计的。鼻子以下则不敢恭维。张嘴说话时露出几颗奇奇怪怪、七长八短、稀稀落落的牙齿。但是这一张嘴巴十分健谈，只要一张开就滔滔不绝。你问一个问题，肯定会得到意想之外的不遗余力的回答。

为论证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，我找到明代臧晋叔改本《紫钗记·议钗》一出【入赚】曲的一条眉批：“【赚】与【不是路】本两调，而昆山、海盐点板各得其一。”为证实这一问题，我向胡忌先生请教。胡先生很兴奋，拍拍胸脯说：“这个问题你只有问我，别人都回答不了。”说罢，铺开一张纸，连说带写，以【菊花新】曲为例滔滔讲来。排练场里打鼓佬敲打的爆豆般的鼓声，他充耳不闻。不知不觉讲了一个多钟头，才忽然想起问我：“你听懂了没有？”我实在没太听懂，笑答：“胡先生学问太深，兄弟我愚钝，一下子接受不了，且待我慢慢消化。”胡先生抢着说：“不不不，你的悟性很高。只要再读一读我另一本书，就什么都明白了——二十万字，书稿都完成了。”

当时，张继青正在南京演出。胡忌先生为我没能看到张继青演出的《朱买臣》而深表遗憾，他拉我到他府上听曲子。他自豪地说：“张继青的全部录音都在我家。我给你转录几盘，不过你必须拿优质磁带来。”说着说着他就唱了起来，竟是清丽悠扬的昆曲小生腔！一曲未终，隔壁卧室里走出胡夫人。胡夫人大名黄绮静，是南京大学的外国文学教授。胡先生并不见外，向我介绍这位娘子是